

云阳何时置县

刘 文 君

云阳自设县以来，迄今逾二千余年。汉时名为胸臆。北周改名云安，明洪武七年更名为云阳县。其县建置始于西汉多有此说，但笔者阅及有关史籍时屡生其疑，故究其起源。

云阳古名胸臆县，《汉志》载，“胸臆县有盐官、橘官”。《水经注江水》记，“江水又东，经胸臆县故城南”。即今县西旧县坪。《后汉书·吴汉传》李贤注：“故城今夔州云安县”，宋李焘《胸臆记》曰：“土人云，今驿之左右胸臆故地也”。明《蜀中名胜记》和清《四川郡县志》中均引《舆地纪胜》：“胸臆本汉县”。清陈登龙著《蜀水考》载：“西六十里为小江口入于大江汉书胸臆县”，《正德夔州府志》、《嘉靖云阳县志》、《乾隆云阳县志》及其它有关地方史料均记之为“汉胸臆县”。故今人多以汉始置县而传。

胸臆何时置县，各种史籍都仅沿用尚未详考，虽东汉《曹金碑》、《巴郡太守张纳碑阴》及《西狱华山亭碑》、《十三

州志》、《汉志》等曾考及胸臆，但也只是考其读音为“润蠢”，而未及建置始源。

胸臆置县到底是始于汉呢？还是继秦置胸臆县，是值得今人探讨的一个问题。而且古人也曾涉及，只是未引起史家和学者们的重视而已，《寰宇记》卷一三七卷载，“开州，秦汉之代为巴郡胸臆县地”，在此，作者用“秦汉之代”一词否定了汉代置县的定论，又刘琳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注：“胸臆则似秦已置县”，用“似秦”二字对汉代置县提出了质疑，《民国云阳县志》也曾论及：“秦罢侯置守，而巴为三十六郡之一郡，……胸臆名县当自秦始，……秦既郡县天下置守令，而胸臆以县属巴郡，汉兴因之”，民国云阳县志中不仅对汉时始置胸臆县予以否定，而且以史实论断云阳置县起于秦。《后汉书》卷十二载：“巴郡、秦置、洛阳三千七百里，十四城”其中有江州、胸臆、阆中、鱼腹、临江等十四城，其时之城必为各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慎王五年（即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部，分其地为三十一县”。虽当时三十一县已无从可考，但《华阳国志》注中经考证秦末二十五县中，也有胸臆。其境辖今云阳、开县及万县和梁平等县地。

秦王至灭巴、蜀后，于“周赧王元年……置巴郡”。即公元前三一四年，随后于公元前三一二和二八五年先后置汉中和蜀郡。并首先在巴推行郡县制，根据上述史实和讨论，云阳置县上可溯至战国时期，西汉纯系沿秦置胸臆县。

（作者刘文君，生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九八〇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语文系。现任云阳县文化局副局长）。

云阳反正记略

张 沛 犹

一九一一年辛亥秋，武昌革命党起义，于十月十日占领武昌，十二日占领汉口，汉阳成立军政府（注：按成立军政府应为十一日），推黎元洪为都督。

云阳中学校长汪载之（同盟会员）同云中校教职员刘梓春等，即在校中藏书楼组设秘密机关密谋响应，并派蒋敬于、孙卓章到湖北去联络。旋由敬于同四川招讨使卢锡卿（成都人，鄂省军政府委任的）回川，道经云阳，即在“城隍庙”召开群众会议，当由卢宣布革命宗旨，系打倒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云阳固多同盟会员从中鼓吹，大众赞成。满清知县李临阳亦表赞同，即于是日宣布独立，成立云阳县军政府。推晏详五为司令（县人，同盟会员），卢为参谋长，时仅民兵一队，系晏兼队长，次日万县、奉节相继宣布独立，由万县王化宣率领巡防军一排来云，将县印~~印~~去。

不两日，重庆成立蜀军政府，由县人挽李临阳任司令，晏

为标统组成义军八队，由晏统领。卖官盐作军政开支，未向人民筹款，人民安居如故，嗣熊克武奉命由宜昌组蜀军回川编为第五师，住重庆。下东不须设置民兵，义军即行解散，县知事蜀军政府另委文知事显谟接办。

护国护法之役时期的云阳简况

张 沛 犹

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叛国卖国。李烈钧在湖口，黄兴到南京先后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通电全国声讨袁世凯之罪，各省响应，熊克武亦在重庆响应。袁世凯命滇、黔、秦军入川平定“川乱”。夔万一带驻扎的系秦军骚扰劫杀，在所不免。云阳好的原无军队，县知事文显谟又善于应付（文系同盟会员），对于革命党人保全尤多，县中损失亦不甚大。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前云南都督蔡锷秘密离开北京，绕道日本回云南，将他反袁计划告诉其旧部属，得到各将领的同意即宣布讨袁。四川卢锡卿奉军务院（护国军的总机构）命为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县人晏详五召集民兵一队，为护国军第五支队以响应之，来攻县城不克即移住南岸。晏与卢系老五师同事关系，又有护国军第三支队长汤子模率队来云，住县南岸之二登场，稍住筹饷后移住云安厂专收盐税，汤治兵素严，无其他骚扰。

有奉节人张春林自称护国军支队，于九月夜半，率众至县入城，括县署，征收局储金。当有警备队排长吴家瀛率领队丁与张拒战，以众寡不敌，吴中弹死之，张攫储金而去。

一九一七年七月老顽固军阀张勋在北京复辟，逼黎元洪交还大政于满清皇室。西南各省即通电护法表示反对，成立军政府，组织靖国军，云阳即来靖国军总司令颜德基的兵队驻扎，一切行政，财权都属于颜，县城所有的仓谷皆为颜军食尽，其他筹饷苛捐杂税，括尽民财不计其数。

是年冬，北洋军阀吴光兴的兵队，由渝败溃下来，经过县城大肆抢劫。如年老人身穿的皮衣都被剥去，人民损失甚巨。

自靖国军兴以来，初无定制，人得自为召募，能集百人以上者，即私署名号往请当道编制，隶属正军。其不肖者，假籍军队名义号召党徒，盘据各乡镇要塞，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或劫富人老幼他往索卖，动数千金，所谓捉肥猪也。自此以后，里间奸人乘时蜂起，公然成立匪棚，遍于南北，当时所谓军队，不但不能保卫人民，反与匪通渔利。人民无法求生，乃兴办团练以自卫，始得稍安。

（作者张沛犹，云阳县云阳镇人，历以教育为职业，曾教私馆和在云阳中学任教，对古文学造诣颇深，于一九六〇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注：一九一三年李烈钧、黄兴组织的讨袁军即刺宋教仁案发生后的第一次讨袁，史称二次革命）。

（注：吴光新为段祺瑞派到四川镇压川、滇、黔联军参加护法之役的查办使，在重庆为川、滇、黔护法联军所败）。

豫鄂军火焚云阳城

湛 廷 举

豫鄂军（注一）在一九二〇年上半年由豫军总司令王天纵和鄂军总司令黎天才率部进驻奉节、云阳，云阳驻的是黎天才部丁旅。他们与当时管辖云阳的川军第七师师长，镇守使颜德基（驻绥定）商定，川军驻云阳城内，丁旅驻城外会仙桥一带，该部伙食由地方供给，饷则自理。

丁旅装备有部分汉造步枪和部分杂枪，旅属有一个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二挺，在当时尚属装备较优良的部队，全军着灰色军服与川军同，不同的是鄂军军帽围有红布一圈，故称他们为“红边边”军，又叫“客军”，每天下午集中游行市面，吹军号，打铜鼓，整个行列在百人以上，以之炫耀军威，为解决伙饷困难，他们就在入城道上，设卡收税，即是菜农担小菜入城，也要上税，县人甚以为苦，渴望其早日离境。

一九二〇年八月，川西、川南已掀起驱滇、黔军出境的战争，云阳随时谣言浮动，传说川军要打鄂军，适颜德基部范绍

增率部一个营到云阳（范当时当营长），云阳的机关法团公晏范于云城劝学所（即现在的人民银行），席间叩以是否有军事行动，范答以未奉命令。不两日，范营到奉节，立脚未稳，奉节的豫鄂军，采取先发制人，以优势兵力，一举而吃掉了范营，范绍增仅以身免。

范营在奉节被歼的同时，驻云阳的鄂军也发起攻城，城内川军和县团防局武装登城守御，县知事但某，动员城内居民，协军防守，矛刀火枪、碎石、砖头亦成为守城的武器，几个城垛设有一支步枪，由于有坚垛隐蔽，攻者不易得手。

鄂军强攻未下，乃改由用竹梯硬爬，凡登上城墙者，恶被城中的长矛乱刀撸砍下城，鄂军伤亡甚大。鄂军设临时救护机构于西坪韩家院子，床上地下到处是缺臂断手，血迹模糊的伤兵，鄂军在攻城不下，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灭绝人性，纵火焚城外街道以助攻，东从大东门外烧起，整个小河口付之一炬；南从南门外烧起，盐码头、打铜街、澧洲街全部烧光；西从岳常澧（现在中医院门诊部）烧起，火随风势，烧到西门将铁叶包裹的城门烧焦。全城白天烟雾迷漫，夜晚则见火光冲天，这一带的居民房屋烧毁，妻离子散，有的惨被枪杀，凄凉万状，恐怖阴深。云阳产桐油，为下川东冠，油商经营桐油集存于小河口、打铜街等处，火势所及，油篓烧破，油助火势，火势更

炽，未烧净之油，流入长江，江水为之色变。

际此浩劫，城垣被围，城内乏水，仅北门有小股地下水不够食用，只得夜开小东门，以步枪掩护抢水，夜间鄂军不知虚实，不敢近逼，每夜能抢水几十担入城。

数日之后，守军之弹将殆尽，川军连长李某与县知事乃作出突围决策。

他们率部从西门上北门，沿五峰山上爬，击溃鄂军机枪阵地，占领五峰山，旋向云安方向撤退。

次日，鄂军入城，到处搜缴枪支，大肆抢劫，尸横街衢，十室九空，一片惨景。

范绍增在奉节被歼脱险后，取道竹园坪转云阳桑坪到南溪，沿途传口头檄，号召绿林弟兄（注二）并联合南溪团练督练长杨廷选集结乡约五百人枪，由云安土地坳沿山岭到栖霞，居高临下，一声吆喝，扑下山来。

鄂军丁旅，溃不成军，实为狼狈，死百余人，在小河陷入泥沼中死者数十人，一举将鄂军赶跑了。

绿林军身着长袍短褂，头裹青丝巾，足穿草履，佩枪长短不一，进城以后，尚守纪律，不乱取乱杀。不久，归隶川军七师，由范率领回绥定去了。

川军熊克武部张雅光旅开驻奉节、云阳一带，云阳恢复了

正常秩序，人民从洗劫中爬起来收拾残破，重建家园。

注一：豫鄂军系当时河南省王天纵部与湖北省黎天才部的总称，入川以后，王天纵死，两部合并，由黎天才统率指挥，仍称豫鄂军。

注二：范绍增，四川大竹人，曾任川军团、旅、师长，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军军长，临解放时率部起义，在云阳当时，他在绿林中的号召力强。

北伐战争时期的云阳

湛 廷 举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之时也正是四川军阀割据之日，他们互相兼并，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当时实力较强大的军阀如杨森，刘湘、刘文辉等，都有囊括全川，问鼎中原之志，而对于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的侵略则漠不关心，熟视无睹。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之流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置国家民族利益不顾，战争烽火燃遍全国。我县地处四川东部，地脊民塞。在军阀割据之下，横征暴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行政官吏纯为军阀聚敛之臣。教育虽然改制，全县仅初级中学一所（四年制），高小仅城关西城小学、云安河北、河南小学、南溪小学。乡间则以私塾为主，富绅子弟延专馆教读语文（旧学），而不知科学声、光、电、化等为何物。待语文稍有成就之后，外出留学，至蓉至京多习法律。以县为单位计，云阳学习法律的人，数居全国之冠，全县当时人口号称七十万。县城位于大江之滨，交

通尚称便利，生产、文化落后，百废不兴，情景萧条，真可谓万马齐喑，一潭死水。

刘 帅 过 云 阳

一九二六年我县被军阀杨森占领，设军部于万县。这时，由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理人北洋军阀的革命准备了条件，于是年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感召下，如火如荼，九月六日、十日先后攻克汉阳、汉口和武昌，继而北伐席卷江西，杨森系吴佩孚培植而东山再起者，北伐军第一个打倒的对象就是吴佩孚。吴已失去武汉，退到郑州，杨森在此时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着想，反吴助吴举棋难定，加以有革命老前辈朱德、陈毅在杨部做改造其旧军队的工作，冀其响应革命，在此种情况下，杨森对当时的群众、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既不参与也不干涉的态度。是年冬初，刘伯承回川策动革命，路过云阳，小住三天，在县立两城小学召集了县城中学、小学师生，并讲了话。刘伯承元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护法靖国诸役，立下赫赫战功，威名震于全国，云、开、万等县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当时城内居民、机关单位及社会名流，一闻此讯，

奔走相约，前往听训，教室内外人头攒动，鸦雀无声，刘帅讲话，据回忆内容的大意是：“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分析国内形势，指出国家民族的方向，传达了北伐战争的喜讯，强调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青年学生如在黑夜航海中，见到了灯塔，一般社会人士更是闻所未闻，开阔了眼界，激发了革命的热情。刘帅离云阳经重庆转沪县，发动了震撼全国的顺泸起义，在四川树起了第一面革命旗帜。我县学生和各界社会人士，受到了这次革命教育的启发，对响应北伐战争和响应反英大同盟的革命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街头上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触目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学生唱、群众也唱，此起彼伏，情绪高昂。当时云阳县立中学是本县最高学府，校长刘凤章先生思想比较先进，他支持学生响应北伐运动，率领学生游行街头，讲演宣传，对唤起民众的工作不遗余力，各学校由死气沉沉，变为朝气蓬勃，这与刘帅的讲话而得到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通 电 讨 蒋

一九二六年，北伐大军攻克武汉，转战江西，挥师江浙，

于十一月占领南昌，次年三月，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所有，四川军阀，迫于形势，先后易帜，打出青天白日旗。杨森驻地川东，扼长江咽喉，蒋介石为其扩充势力，授予杨森军长职务，番号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刘湘为二十一军，其余邓（锡侯）、田（頌尧）、刘（文辉）等的番号俱排列在后。蒋介石于此时期正积极准备，背叛革命，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四川军阀首鼠两端，各怀异志，而杨森则是首鼠三端，与宁汉及吴佩孚俱有勾挂，看风使舵，以图利己。由于消息的封锁，在此山雨欲来之时，云阳学生尚沉浸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美梦中，仍然是高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和开会游行。三月下旬，万县省四师范校长李嘉仲先生来到云阳，在陈家祠堂（今云师校）召集了学生大会。参加者有云中校，东、西城小学，当时的机关法团负责人，职工店员有部分自动参加。陈家祠堂的天井及两庑和后院人头攒动，如山似海。李氏身材清瘦，着青色短夹大衣（当时气候已较暖和，戴八角遮阳帽，架眼镜，拄手杖。他在陈家祠堂戏楼上讲演，慷慨激昂，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在南昌、九江、安庆等地惨杀工人、革命干部和群众，历数其成为当时新军阀的罪行，青年学生乍闻之下，激起爱国热情，无不义愤填膺。李氏最后取出事先拟好的通电稿，当众宣

读。通电揭发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反革命罪行及其阴谋，唤起全国各界人士，认清真假革命，共同讨蒋。宣读完毕，与会学生及群众一致举手通过，辞严义正的讨蒋通电就在云阳以“学生会”的名义发出了，当时云阳的党务（十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主持人董廉泉、杨秩东、刘凤章，他们三人在通过讨蒋电时，都举手赞成。刘凤章先生率领学生，尤为热烈拥护。

“三·三一惨案”波及云阳中学

李嘉仲先生回万县后，云阳县立初中，除每天进行正规的教学外，校长刘凤章领导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集会宣传等。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晴天一声霹雳，传来了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噩耗。军阀王芳舟在三月三十一日镇压学生集会，开枪射击，杀害学生和革命志士。万县杨森于四月亦开始镇压，下令云阳的第十师师长唐庄对曾赞成“讨蒋电”的国民党党长（即以后的书记长）董廉泉，委员杨秩东，刘凤章予以逮捕。但刘凤章事前闻讯，化妆离校，得免于难，这件事并非突然，蒋介石背叛革命，在李嘉仲来云阳之前，早已暴露，三月是其积极筹划和布置“四·一二”政变酝酿宁汉分裂的时候，